

國民說部

國民革命集

討表記

著者 鍾公任 校訂者 徐湯 忍增 茹壁

兒童讀物

208



正中書局印行

國民說部發刊旨趣

近來民衆讀物之刊行，日見其盛；據所觀察，在今日高唱民衆教育及識字教育之時，此種刊物應運而生固甚正當，而事實上亦確需要。第以一般民衆所受新教育之根基尚淺，其生活習慣環境情形，均尚痼蔽於舊觀念，而不自知新需要之所在。故雖有寶物，等於泥沙，蓋未明其用，亦不知其可貴也。因此關係，無論民衆教育之呼聲沖天，識字運動之宣傳遍地，民衆讀物之刊行論千累萬；而民衆不知享受或不能享受，依然如故。事倍功半，至爲可惜！查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三屆年會通過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教育部修正試用之民衆學校課程標準草案，規定國語科教學方法要點：「第六條，要培養自動閱讀的能力；第七條，要獎勵課外閱讀和欣賞的興味。」但如何培養閱讀能力，如何增進欣賞興味，則教材之選擇，讀物之編纂，大有關係。坊間一般民衆讀物未能深入民衆，固由於我國民衆教育水準之低；但亦未嘗不因編選技巧未能適應對象之故。各省市民衆教育實驗機關，間有改變作風，適合民衆口味讀物之編印，但又限於地方，零星不全不易普及。本局有鑒於此，於是審察民衆普通興趣，調查民

衆平時習慣，因勢利導，利用吾國舊有章回小說之體裁，結構，編輯小本讀物，每冊在萬字左右，灌輸世界時代新知，培養中華民族意識，使民衆閱讀能力欣賞興趣，無形加強。此種方式，利用爲民衆教育之工具，與今日利用故事體裁編爲兒童讀物，作小學校教本之補充材料，用意相同，於民衆教育上當能發揮其功能。故本局敢毅然嘗試，以「舊壺裝新酒」之意，採用章回體裁，編成國民說部一百冊，以供民衆閱讀之用。其內容則應時代之需要，分爲十集：曰歷史集，曰革命集，曰地理集，曰名人傳記集，曰健康集，曰生產經濟集，曰政治集，曰防衛集，曰科學集，曰生活集。合言之：各集均有相當聯繫，使可漸進活用，俾民衆讀者於整個人生上，得到正確之認識；分言之：歷史集，革命集，地理集，名人傳記集，政治集，屬於「教」的方面，足以善導民衆思想；健康集與防衛集，屬於「衛」的方面，足以領導民衆自衛；生產經濟集，科學集，生活集屬於「養」的方面，足以增進民衆生產。故國民說部不僅可供各省一般民衆學校之用，即讀，聽，錄，閱者等施行特種教育區域，中山民衆學校，亦可採用此書以作訓練民衆之工具也。

討袁記回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逼退位與民軍議和 | 逞陰謀教志士死難 |
| 第二回 | 國法陵夷黨人痛憤 | 外債成立世凱用兵 |
| 第三回 | 湖口軍興四方響應 | 袁師南下獨立聲銷 |
| 第四回 | 革命再倡會集鄰邦組新黨 | 議員驅散擅用國會作兵營 |
| 第五回 | 羣小逢迎組織籌安會 | 僉王朋比冒稱公民團 |
| 第六回 | 兩刺客狙擊鄭汝成 | 衆黨人捨生肇和艦 |
| 第七回 | 冀北尋花松坡自晦 | 雲南倡義洪憲無光 |
| 第八回 | 滇黔桂粵相繼稱兵 | 浙秦川湘先後獨立 |
| 第九回 | 護國聲高蜀中劇戰 | 討逆軍起湘澤交鋒 |
| 第十回 | 帝制銷沉羣小鼠竄 | 共和再造元兇身亡 |

二 第一回 逼退位與民軍議和 逞陰謀教志士死難

高

話說前清末年，有個傑出人物，名叫袁世凱，字慰亭，河南項城人，是欽差大臣袁甲三的姪孫。自幼饒膂力，精技擊，好騎駿馬，喜讀兵書，且優於權略。適廣西提督吳長慶，駐防登州，委爲營務會辦。朝鮮事起，世凱佐助長慶有功。嗣爲北洋大臣李鴻章所賞識，奏請委駐朝鮮。辦理交涉，卓然有聲。繼而奉清廷命，在小站開始編練新軍，故清末新軍將士，多出其門下。歷任山東巡撫，以至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掌握北洋兵權甚久。後因改授外務部尚書，與鄂督張

之洞，同爲軍機大臣。

光緒戊申年，清室載濤攝政，怕世凱利害，藉口他有足疾，行動



圖一 袁世凱像

不便，罷免其官，世凱悻悻而去。辛亥武昌起義，鄂督瑞澂，新軍統制張彪，先後逃遁，清廷手忙足亂，以爲非得有威望有才幹的大員，不能平定亂事。於是起任世凱爲湖

廣總督，率兵鎮壓。那時候世凱淡淡的說：『我現在不是還有足疾嗎？有足疾還能帶兵嗎？』清廷明知他懷挾舊恨，故意推辭，但也

無可如何，只得命徐世昌親往彰德勸駕。世凱不客氣提出六事，爲就職的交換條件。等到軍政財政的大權，攬在自己的手裏，然後一面與民軍講和，一面逼清帝退位。他與民軍講和的條件，就是他逼清帝退位後，南方要舉他做臨時大總統，後來兩方都照約而行。不過世凱自得了臨時大總統後，便漸漸的專橫起來，暗中排除民黨。武昌起義時的首功，像張振武方維，都被他殺掉。

那時候有宋教仁者，是國民黨的要人，最主張政黨內閣的。他自從解職農林總長後，便回湖南原籍省親。住了不久，因爲國會總選舉完了，國民黨大得勝利。兩院議員被國民黨佔去過半數。教仁就由家動身，經過武昌漢口安慶南京，宣傳其政黨內閣的主張，并痛斥北京政府的腐敗。那時正式國會議員，陸續北上。孫中山先生，又派教

仁至北京，代理國民黨理事長，所以世凱嫉忌他最深。教仁由寧至



圖二 宋教仁像

滬，與黃興陳其美等會面後，就決定三月二十日，乘滬寧夜車至寧，轉乘津浦火車北上，趕赴國會開幕。當晚九時許，教仁到滬寧北站，在議員接待室休息。

已而教仁與送行之拓魯生黃興陳策廖仲愷等，同出接待室，向月臺而行。才至驗票處，忽聞砰然一聲，黃興回頭觀看，但見硝烟如縷，教仁已面無人色。向黃興等道：『我腰間已中一彈。』黃興趕前扶救，欲呼警察拿人，一時卻喊不着一個。適于右任由接待室走來，見教仁斜坐鐵椅上，淒慘欲絕，知已被刺，卽一面囑同人速拿兇犯，一面借得了汽車，送教仁至滬寧鐵路醫院。當兇犯放第一槍時，見目的已達，復發數彈以拒捕，卒從人心驚惶秩序混亂中，潛逃出站。及緝捕者來，而蹤跡已杳。

教仁至醫院，傷口痛苦異常，幾次暈絕。張眼見同來的，只有右任在旁，勉強流淚說道：『我彈中要害，必將不救。但爲人總有一死，死亦何害。我平生別無所戀，只有南京北京的寓所裏及在日本時

寄的書籍，我死後概捐入圖書館。我家景況艱難，尙有老母，請轉致克強諸君照料，無令失所。至於國事，諸君仍當積極進行，不可因我今日遭害，稍有灰心。此三事是我最後的切囑，務必請君牢記！」右任唯唯答應，含淚勸慰了幾句。旋由醫生檢查傷口，施行手術，卽在右腰稍後，取出槍彈。注射了止痛藥，使其安眠。但傷口適近心臟，故流血雖少，而痛苦特甚。

已而黃興等偕至，教仁掙扎說道：「倘我身死，諸公對國事，務希勇往直前。」並囑其電告世凱，勉以「保障民權，鞏固國會，安定大局，速立憲法，」數事。次晨，神色慘變，形勢益危，衆醫生都說：「腸已受傷，非剖腹修補，萬無生理。」右任乃與諸同志會商，決從其請。午後二時，實行解剖，修補大腸，滌除血塊，然後縫口敷

藥，注射嗎啡。二十二晨，氣息奄奄。頃刻間同志皆來，教仁欲言不得。不一會，遂溘然長逝。年纔三十二歲。

時黃興等深恐上海華洋雜處，中國探捕，緝拿宋案真兇，不能得力。因寫信給公共租界卜總巡，請他嚴密緝拿，如能破獲，願酬金一萬元，滬寧路局也懸賞五千元，緝拿兇手。果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刺宋案的線索，就因此尋得了。

究竟刺宋者何人？主謀刺宋者又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國法陵夷黨人痛憤 外債成立世凱用兵

卻說自黃興出一萬元賞格，及滬寧鐵路出五千元賞格，緝拿宋案真兇後。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及市民，都非常注意。某日忽有王阿發

者，到公共租界總巡捕房，自稱：『向在上海以販賣古董爲生，常到新北門外文元坊應夔丞家做生意，因此與應相識多年。這天拿了些字畫，又到應宅求售，夔丞忽然取出一張像片，叫我細看。我看了半天，並不認得。問他何意，他說：『有人要辦這人，成功之後，可以得一千塊錢的好處。』我自問乃做生意的人，擔不起這事，即便回絕了他。現在看見報上所登的宋教仁小照，與我在應宅所見的像片相仿。所以前來報告。』卜總巡聞言大喜，又打聽明白：這應夔丞就是應桂馨，寧波人，在上海居住多年，現充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又兼充江蘇駐滬巡查長。乃派探捕去偵察他的踪跡，回來報說：『應桂馨正在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吃花酒。』卜總巡便親帶人到該處拿獲。又以應的住家，在文元坊，歸法租界管轄。卽知照法捕房，會同

法總巡率領辦公人役，到其家中，搜出公文信件不少，封入箱內，連同應宅中人，帶回法捕房。因為車站中有一個接待室的侍者，曾說：「見過兇手一面，若再遇着，還能指認。」當下又把侍者傳到。這侍者果然在應宅男客中，指出一人道：「他便是兇手。」

那人被指，早嚇得面無人色，捕頭見此情形，便向他盤問。那人自稱：「姓武，名士英，山西人氏。」雖然未曾供認殺宋，亦可猜得幾分。次日，又帶同探捕並國民黨員一人，到應宅作第二次的搜查，居然搜出手槍一枝，槍內還裝着未放出的彈子二枚，拆開驗時，正與宋教仁腹中取出之彈一式，事更無疑了。自是組織特別公堂，由中外官員數人會同審訊。武士英起初還一味抵賴，後來看見證據具在，纔供認：「實在姓吳，名福銘，曾在川軍服務，川軍被裁後，來滬閒

游。偶然在茶館中，遇着一個姓陳的朋友，談及共進會如何發達，應會長如何慷慨，勸我入會。當晚便同他到六野旅館住宿。陳又提起會長現正想辦一人，我問他有什麼冤仇，陳說：「並非私仇，爲着這人是無政府黨，滅了他，可以替四萬萬同胞除害。」我終不敢遽行擔認。第二天，同去見應會長，又再三面託，說：「辦到這人，可以名利雙收，」我纔答應下來。到了行刺這天，陳邀我到三馬路老半齋吃晚飯，吃到酒酣耳熱，陳纔說出要辦的人姓宋，他今晚便上火車他往，事不宜遲，我們須趕緊下手。說完，又拿出一枝五響手槍給我。匆匆吃畢下樓，已先有兩人在門外等候，遂一同叫車子到了火車站，買月臺票三張，預備進內。

「不久，便有一輛馬車趕到，下來幾個人，陳指定一人給我看，

說：「這便是宋某，你須認清！」我即備好了手槍，等他快到出口的時候，對準他致命的地方，開了一槍，往後飛逃，深恐有人追拿，又朝天開了兩槍。急忙回到應家去，看見姓陳的，已先坐在那裏，與應會長同贊我辦事敏捷，且應許我將來一定設法令我出洋游學，我又把手槍交還陳姓。這便是當日實在的情形。」不料過了一天，再提武覆訊，武因為受了應的買囑，便變更口供。那時國民黨有幾個要人，聚集在黃興家裏，商議昭雪宋案的辦法。即決定由上海交涉員，致函上海領袖領事，及英法兩領事，請將全案人證，移歸華官審訊。交涉許久，才得英法兩領事許可。當由上海檢察廳長陳英，將此案完全接收。豈知未及開庭審訊，忽由看守所長報告：「武士英在押所暴病身死。」當派西醫剖屍檢驗，確係服毒致命，這明明是受人的愚，殺了

他滅口。這邊程德全都督，應德閔民政長，會同他方官吏，連日檢查在應宅搜出之文件。查得國務總理趙秉鈞及內務部祕書洪述祖，與應犯祕密往來文電，關係此案者甚多。那洪述祖致應犯函，一則曰「呈總統閱後，色頗喜。」再則曰，「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又洪犯致應犯密電，有「燬宋酬勳位」等語。可知此案發生，係由世凱密令秉鈞，秉鈞嗾使述祖，述祖暗託夔丞，夔丞賄買士英，其中線索，一一可尋。

四月二十六日，專辦此案的程德全、應德閔，將證據宣布，全國大譁。那國民黨人。更爲憤激，都說：「總統謀殺元勳，國法何在？」從此世凱料定國民黨人，決然不肯甘休，就決定了用兵的計畫。但是財政困難，軍餉無着，所以不得不瞞着國會，祕密向五國銀行團磋商。

借款。四月二十六日夜半，趙秉鈞周學熙陸徵祥等，偷偷摸摸，和匯豐東方匯理德華正金道勝五國銀行團，在匯豐銀行內，簽訂「中國善後借款」一約，額數二千五百萬金鎊。在未簽字之前一日，參議院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得此消息，曾往見世凱。世凱拒不接見，兩議長只得遺書說明。次日早晨，世凱用書面答稱：「國家需財孔亟，不能再事遷延，今擬派祕書面陳衷曲。」兩議長探知本晚爲簽字期，又去阻止銀行團，詎知銀行團亦不之理。是夜有國會議員，在匯豐銀行前門守候，滿擬撞見趙秉鈞等當面質問。豈知秉鈞等是夜簽字已畢，寂然無聲，由後門逃出。議員候至天明，不得見面而回，張繼等聞借款已簽字，乃以議長資格，通電反對。因爲對外借款，須得國會通過，才能發生效力，今政府不交國會通過。擅自簽字，明明是違背法

律。

原來宋案發生，各省已非常憤激，加以違法借款，衆怒更甚。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均通電反對。接着政府把此案咨請國會備案，并派代理總理段祺瑞，出席衆議院說明。但因衆議院議員據理詰責，祺瑞也不得不承認此次借款爲手續未妥。因是此案遂被衆議院議員多數否決，并將合同咨還政府，世凱無可如何，遂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把握有大權的國民黨要人統統免了職。

究竟被免職者有些什麼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湖口軍興四方響應 袁師南下獨立聲銷

卻說世凱看見民黨這般激烈，認爲勢成騎虎，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明目張膽，把反對借款最力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都免了職。又怕這三人，不肯奉命，聯合反抗，就派李純段芝貴，帶兵南下，從事鎮壓。國民黨人看此情形，不能忍耐，因在上海會議，決定起兵討袁。七月八日，李烈鈞遵照此等決議，由上海至湖口，約定陸軍第九團第十團，商議起事。并調集輜重工程兩營，防守要隘，逼令各砲臺長官，把砲臺交出，宣告獨立。那時候，又有德安鎮守使林虎作後援，連黎元洪自己保薦的江西護軍使歐陽武，及民政長賀國昌，也傾向烈鈞。十二日，林虎豎討袁白旗，向李純軍攻打，戰了一晝夜，林軍因子彈不繼，所以死傷較多。接着省議會發出佈告，公推李烈鈞爲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歐陽武爲江

西都督，並遍貼檄文，宣布世凱罪狀。那時世凱任命段芝貴爲江西宣撫使，又派海軍次長湯薌銘來潯，督率艦隊。二十四晚，芝貴薌銘會合水陸兩軍，夾攻討袁軍，戰至二十五日，湖口砲臺和縣城，都因不能支持而陷落。袁軍乃步步緊逼，從八月一日起，建昌德安吳城瑞安南康，次第失陷。歐陽武逃往吉安，烈鈞乃退回南昌，佈置軍隊。十八日，袁軍集南昌城外，開戰不久，卽整隊入城，烈鈞率軍隊數百名，向上游退卻，贛事遂完全失敗。

湖口起義後，黃興就在七月十四日，由滬至寧，召集第一第八兩師軍官會議，決定響應。次日，卽誅殺不表同情的軍官吳紹麟等數人，宣佈獨立。用都督程德全的名義，飭知各屬，通告各省，并任興爲江蘇討袁軍總司令，檄飭第一第八兩師，分兵由津浦鐵路乘專車至

徐州，會同駐徐州之第三師師長冷遹，防禦北兵南下。十六十七兩



圖三 黃興像

日，正向駐紫韓莊靳雲鵬所統之第五師攻擊，適駐袁江防軍及袁州鎮，派兵增援，與第五師會合，我軍竟被擊退。在南京方面，又因有一部份軍隊，被世凱

用金錢收買，致令內部衝突起來。我軍急令扼守臨淮關之第八師，還寧防守，所以在徐州與袁軍對壘之冷適軍，不得不退守臨淮關。接着世凱任命江防軍統領。張勳爲江北宣撫使，率兵追逐南下。我軍因抵擋不住，均由徐州向浦口南退。這一路的軍隊，就歸失敗了。原來此次獨立，非德全本意，所以他在十七日，即託故離寧赴滬。後聞討袁軍失利，就和應德閔會銜通電，聲明寧垣之變，絕不贊成，并電飭蘇省各屬，取消獨立。那時候江西上游討袁軍，已經失敗，寧垣聲援斷絕，餉械又不能支持。黃興乃離寧往滬。代理都督章梓，也避往他處。第八師長陳之驥，適接德全來電，遂在二十九日，取消南京獨立，蘇州鎮江的獨立，也先後取消，各界電催德全來寧，維持秩序。但德全等遲遲不來，僅委任杜淮川爲第一師師長，並代行都督事。民

黨乘此機會，遂再運動軍隊，作第二次的獨立。八月八日，率兵士數百名，擁入都督府。淮川已聞風先逃，即由何海鳴用討袁軍總司令的名義，宣告獨立，並任之驥爲江蘇都督。此次事件，第八師全體，及第一師中之第三第五兩團，均未與聞。所以海鳴等二十餘人，卒被之驥拘捕入獄，并出布告取消獨立。時馮國璋尙未渡江，之驥因與馮有交情，遂前往見馮，商量善後事宜。豈知第一師素來與第八師不睦，見之驥外出，即於十一日攻走第八師，把海鳴放出，重行宣告獨立，海鳴復任臨時總司令。那時候張勳馮國璋已先後南下，揚州徐寶珍復督師與張馮兩軍，會攻寧垣。討袁軍與之血戰十餘日，因外無應援，傷亡過多，南京遂不能守，而海鳴也遁去了。

南京獨立後，民黨即推陳其美爲駐滬討袁軍總司令。其美與鈕永

建，屢次率隊攻擊製造局，均未能取勝，乃退至吳淞及寶山一帶駐紮。時吳淞砲臺，早已反正，永建即與吳淞要塞司令居正，分別扼守吳淞砲臺及寶山縣城，後因袁軍陸續南下，水陸夾攻，砲臺與縣城，均因不能守而棄去了。

繼湖口起義而獨立的，還有安徽廣東福建湖南數省。但因江西及南京的討袁軍，相繼失敗，此數省的內部，就發生變化。陳炯明被逼去粵，柏文蔚離皖，許崇智和譚延闓，一則因孫道仁調兵回省而去閩，一則因黎元洪等的勸告而取消湘省的獨立，二次革命，遂完全失敗。時國民黨的要人，都垂頭喪氣，奔逃海外，或緘口不言革命，或說革命要等待十年以後，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精神，都烟消雲散，獨那開國元勳創造共和的偉人孫中山先生，還要再接再厲，幹他的革命事

業，這可見他的奮鬥精神，真是百折不回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革命再倡會集鄰邦組新黨
議員驅散擅用國會作兵營

卻說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首領孫中山先生，看到世凱將來必然推翻共和，恢復帝制，所以就預備做他第三次革命的工作，但要再起革命，如果不把國民黨改造過來，仍是無濟於事。因為自從同盟會改爲國民黨後，黨內的分子複雜，官僚政客，投機分子，混合一起，原來的革命精神，已拋棄在九霄雲外，所以被世凱鐵鞭一擊，都紛紛散去。中山先生到日本後，遂把原日的國民黨取消，另創立中華革命黨。它的入黨手續，非常嚴格，凡黨員都要宣誓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

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并且製定一種革命方略，裏面還規定中華革命黨總理，就是中華革命軍大元帥，監督指揮全國軍事行動。每一省負軍事責任的，叫做司令長官，在一省中負某處軍事責任的，叫做某處司令官，所以每一省中，就有一個司令長官和幾個司令官，擔任革命軍事的進行。從民國三年到民國四年，先後由中山先生指派到各省負討袁軍事責任的：在長江方面爲陳其美，在江南皖南方面爲吳藻華，在江蘇方面爲周應時，在廣東方面爲朱執信和鄧鏗，在山東方面爲居正，在湖北方面爲蔡濟民和田桐，在安徽方面爲范鴻仙，在江西方面爲夏之騏，在浙江方面爲夏次岩。在河南方面爲曾傑，在廣西方面爲劉岷，在貴州方面爲安健。那各地方的司令官，也委出許多。所以這一年來的討袁運動，實在非常緊張了。

卻說世凱既把民黨勢力削平了。他第一着，就要攫取正式總統，所以造出先舉總統後定憲法的話說來。那時候，參議院和衆議院的議員，探知世凱的左右，想擡世凱作皇帝，也將計就計，想趕快舉世凱爲正式總統，以免君主的再現。這種計畫，一經決定，兩院即合組一憲法會議，把大總統選舉法議定，十月六日，兩院開選舉正式總統會，那時候的總統，不問而知是世凱了。豈知世凱還不放心，暗中嗾使很多特別軍人，擎槍露刀，布滿在會場內外，監視寫票，并且言語之間，還帶着恐嚇，說是：『國家治亂，全由總統，諸公今日，如果所舉非人，休想出此議院門一步！到那時候，後悔也無及了。』各議員聽了，雖然有比較強硬，置之不理的，但大多數的議員，都是心驚膽戰，不由得不遵命選舉。迨至開票結果，果然世凱當選，這些特別

軍人，才齊聲高呼萬歲，歡然而回。世凱既取得正式總統，便爭那公佈憲法權，并向國會提出修正憲法草案。接續派施愚等八人爲委員，到憲法起草委員會，陳述意見。并請憲法起草會，隨後開會時，先期知照國務院，以便該委員等，得隨時出席陳述。原來憲法起草會，是不受行政人員干涉的，今世凱硬派人前往陳述意見，該會何能容受，所以當時便拒他們列席。施愚等因被拒絕，便老羞成怒，回去報告世凱，把那拒絕不納的話，說得更兇。世凱勃然大怒，立刻拍了一通電報給各省軍政長官，反對憲法草案，并謂：『國民黨人，危害國家。』那屬於袁系的各省都督民政長，就迎合世凱的意旨，響應起來：有說解散國民黨的，有說撤銷國民黨的國會議員的，有說撤銷草案，解散起草委員會的，更有請解散國會，以永絕後患的。世凱得了各路的電

報，便指國民黨爲謀害國家的匪徒，把它解散，并撤銷國民黨在議院的議員。又說：『查明自江西湖口地方倡亂之日起，凡國會議員之籍隸該國民黨者，一律追繳議員證書徽章。』此令一下，祇見軍警數十組，每組十餘人，紛紛闖入國民黨議員住宅中，逼令繳出證書徽章，合計被繳去的，共有四百三十餘件。從此國會議員，就因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再開。接着又下令各省，將省議會的國民黨議員，也一律取消，致令全國所有的立法機關，概行停頓。那時，副總統黎元洪，也迎合世凱的意旨，通電全國，主張遣散議員，取消國會，所有全國的軍民長官，一體署名。世凱得了這種通電，知道附己者多，便毅然決然，將國會解散。從此祀天祭孔，自擬帝王，司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羣小逢迎組織籌安會 僉壬朋比冒稱公民團

卻說世凱既把一切民意機關，掃除淨盡，便有帝制自爲的野心。他看到此事要先從外交上着手，所以就暗中向日本接洽。日政府得此消息。以爲大可藉此作爲要挾之具，就令元老院議定二十一條件，寄交駐華公使日置益氏，向袁政府提議。經過二十餘次的交涉，都無結果。到了民國四年五月五日，日本竟下起動員令來，七日。日使便將最後通牒，送至外交部，大概說：『除二十一條件的第五號外，一概要承認。』世凱無法應付，只得完全允諾。那時候，世凱看見民情憤激，深恐鬧出事來，所以一面密電各省將軍巡按使，令其維持秩序，

靜圖自強。一面又下令勉勵內外官吏軍民，痛定思痛，奮發有爲。表面上似乎有多少慚愧，豈知肚子裏，還是鬼鬼崇崇，進行他的帝制。當時有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仰承意旨，提倡改變國體。但苦無名目可借，恰巧總統府中，有一位外國顧問，是美國有名的博士古諾德，他做出一篇大文，歷言民主政體，不及君主政體。楊度等便借此爲題，來發起籌安會。當推楊度爲理事長，孫毓筠爲副，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四人爲理事，設立事務所，懸掛招牌。京內人民，看見那籌安會的招牌，只道國中果然出了偉人，能把這風雨飄搖的民國，籌畫的安安穩穩，所以非常高興。後來看到他們的宣言，才曉得這不過要想改革國體，把袁大總統擁到皇帝殿上去。於是京中的人，有驚疑不定的，有借作談資的，也有想攀龍附鳳的，也算

惹起一場熱鬧。

過了幾天，忽然有叫做李海的，向總檢察廳控告楊度等倡導邪說，混亂國憲。那總檢察廳長羅文幹，起初還要依法傳問那籌安會發起人。後來探得該會發起，是總統授意，才知無法干涉，只得上書辭職，挈眷出京。文幹去後，帝制風潮，愈演愈烈。籌安會中人，揚揚得意，以為帝制成立，自己便是佐命功臣了。詎知那袁大公子克定，心裏更為着急，看見籌安會這般人，今日開一次談話會，明日上一篇意見書，談論多而成功少，就不免煩悶起來。可巧楊士奇走來，談起這事，便竭力保薦梁士詒。說：「這人手段靈敏，神通廣大，要辦這事，非他不可。況他正因交通大參案，惶急萬分，但得大公子給些顏色，沒有不盡心的。」這種消息，不知怎麼傳到士詒耳朵裏。過了幾

天，士詒便借問病爲由，來訪克定，克定連忙接見，說到交通參案，克定不等他囑託，卽一力擔當，替他在老父面前開脫。士詒見克定如此爽快，知道尙有後文。隨談到國體問題，士詒便逢迎着說：『籌安會空談學理，毫無實際，須知這事，要做便做，直捷了當，何必遮遮掩掩，扭扭捏捏呢？』克定聞言，拍手稱妙，忙請教他的主見。士詒道：『依我愚見，爭王定霸，固然須以武力爲主，現在是取之於民國之手，自然以民意爲第一。但民意兩字，在能利用，可使之左，也可使之右。此外在能得外交上財政上的助力。』克定道：『外交方面，我父親已預備好了，財政也已有多少把握。』士詒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可放手進行了。』克定看他說得很有把握，便約他入府面見總統。士詒又把他借用民意的話，對總統說了一番。并說：『請總統下

令，先將參議院改爲代立法院，從中主持，再集合一個公民團，上下聯絡，至遲幾個月，就可以成事。」世凱聽了大喜，便將此事重託了他。士詒出來，又把沈雲霈張鎮芳那彥圖等找了來，叫他們趕緊去組織公民團體，三人均各答應，不上三日，公民團已經成立，當下開會投票，舉定沈雲霈爲會長，張鎮芳那彥圖爲副會長。

那時世凱的乾兒子署理湖北將軍段芝貴，聽說衆人要擁他乾父做皇帝，便高興的了不得，即日從湖北趕到都門，欲助一臂之力。那時正值公民團成立，本可加入一塊，但他不甘因人成事，當即邀了朱啓鈞、周自齊、唐在禮、張士鈺、雷震春、江朝宗、吳炳湘、袁乃寬、顧鰲等一般有勢力的人，另樹一幟，名爲公民請願團。士詒也羨慕他勢力烜赫，令烏澤聲出來介紹，將兩團合併爲一，改名爲請願聯合

會。芝貴又聯絡各省將軍請願，文中便由湖北將軍領銜，先請改行君主立憲，然後上書推戴。但是單是些軍界政界請願，仍不足以表示民意，只得又設法運動紳商學界，下至平民，都來請願。果然不上幾天，各處請願團，都風起雲湧。就中有甚麼商會請願團，教育會請願團，婦女請願團，人力車夫請願團，下至妓女和乞丐，也有請願團。形形色色，無奇不有。

但外面雖然鬧的天花亂墜，世凱仍竭力掩飾，聲言自己無稱帝的意思，并屢次宣佈意見，務以真正民意爲主。士詒就利用這「民意」二字，在參政院主張另開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問題，衆人一致贊成。不到三天，便把組織法擬出來，全案通過。由大總統公布。世凱還怕事體不能萬全，又示意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顧鰲，擬定祕密辦

法，叫他通電各省將軍巡按使，令其如何脅迫選舉，如何偽造民意，此電發出，世凱才笑逐顏開，以爲帝制已在掌中。到了十一月，各省將軍巡按使，紛紛馳電到京，說是：『國民代表，已經選定，全體一致贊成君主立憲。』那時候世凱樂不可支，以爲登大寶，坐龍位，爲期已不遠了，豈知喜訊雖然似雪片飛來，那坐鎮東南，倚若長城的一員大將，卻被人刺死了。

欲知被殺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兩刺客狙擊鄭汝成 衆黨人捨生肇和艦

卻說世凱接得各省贊成帝制來電，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由上海拍來一電，說：『鄭汝成已被黨人刺斃。』嚇得世凱心驚膽戰。俗

語說：「一重歡喜一重愁。」世凱就恰恰碰到這種遭遇了。原來二次革命的時候，陳其美率兵攻打製造局，該局總辦陳棍，海軍總司令李鼎新，都手慌足亂，欲棄局潛逃。幸虧有鄭汝成到來。說是：「守局事情，願一力擔任。」那兩人才稍稍安心。後來果然陳其美鈕永建等，屢次進攻，都被他擊退。汝成便連電告捷，世凱任汝成為上海鎮守使，并加陸軍上將銜，自是汝成遂為世凱的東南屏障。民國四年十月，中華革命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派陳其美赴上海，主持討袁軍事。其美至滬，看到上海為全國的重鎮，長江的咽喉，那鎮守上海的鄭汝成，又是幹練多才，兼擁有勁卒十萬。這人不除去，則民黨事事被他掣肘，休想在上海發難，所以決意先把汝成殺死，然後舉事。但是他平常護衛森嚴，不易下手。後其美探得是月十日，為日皇登極期間，

駐滬日本總領事署，開會慶祝，汝成必然往賀。查得英租界的外擺渡橋，爲汝成至日署必經之路，英士就選派王曉峯王明山二人，在該處狙擊。

到了十日上午，英士命周淡游帶曉峯明山至外擺渡橋側，距橋約三四丈等候。十點鐘左右，忽有一中國軍官，乘汽車來，將至橋，曉峯以爲汝成，將動手，淡游急掣其肘，附耳低聲道：「你誤認了，此非汝成。」曉峯乃止。至十一時。汝成率其司務長舒錦秀，乘汽車行近外擺渡橋，因車輛擠擁，汝成的車不能速行，被淡游窺見，急指那車而向明山曉峯說：「那乘車的便是汝成。」明山聞言，即從懷中取出一炸彈，擲汝成車，未中，轟然一聲，行人惶恐奔逃。汝成的司機人，欲開車急走，明山恐其逸去，趨前再擲第二彈，汝成的車蓋被炸

裂，玻璃紛飛，汝成及駛車者，均被震而暈。曉峰急登其車，左手攀



圖四 陳其美像

欄，右手提駁殼槍，對準汝成頭部發射。十彈射完，再出第二槍射之。汝成頭顱洞穿，同蜂巢一樣，鮮血四濺，登時斃命。其司務長舒錦秀，亦受重創而死。那

時中西巡士皆至，明山曉峯被拘，送至虹口警所。西巡長問其殺汝成緣故，二人皆說：「汝成輔世凱背叛民國，故余等殺之，此事僅余二人爲之，與他人無涉。」詞氣慷慨，毫無畏懼。後來將這二人引渡到上海審判衙門，審問明確，立即槍斃。

汝成已死，世凱急派楊善德爲上海護軍使，善德庸懦畏懼，布置遂疏，民黨之討袁運動，又漸活動起來。時其美疊接長江及各省同志來函說：「如果上海能首先發難，則各省可依期響應。」因此討袁進行，更爲急速。適海軍總司令，於十二月三日，命令肇和艦，速於六日開赴廣東，民黨得此消息，甚爲不安。原來該艦已經黨人運動成熟，願意協同討袁，如果被他調開，則上海發難時，實缺少一艦的幫助。所以民黨同志，集合商議，擬在六日以前起事。那肇和艦長黃鳴

球，及艦上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等也都同意。其美乃電請孫中山先生，任命黃鳴球爲海軍總司令，楊虎爲海軍陸戰隊正司令，孫祥夫爲副司令，決定十二月五日發動。他的計畫，是分水陸兩方進攻。到了五日下午，黨人分別出發。楊虎率海軍陸戰隊，乘小汽船由黃浦灘開駛，直向肇和艦，艦上陳可鈞等，率衆響應，肇和艦遂被佔領。但孫祥夫所率之陸戰隊，擬前往攻取應瑞艦者，因有他種阻礙，不能達到目的。在陸上之朱霞斌等，率所部攻擊警察總局，陸軍文等攻擊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薄子明率所部攻擊警察總局，均因袁軍大隊驟至，不能抵禦，以至失敗。時楊善德聞肇和艦爲民黨佔據，卽厚賄應瑞通濟兩艦官長士兵，促其攻擊肇和。肇和亟行還砲，但多未命中。適應瑞砲彈，擊中肇和汽爐，轟然一聲，黨人被炸死者甚衆。楊虎知大勢已

去，易服逃至浦東。陳可鈞等十餘人，因傷重不能行，爲袁軍捕殺。此轟轟烈烈的討袁運動，遂歸失敗了。

那時候世凱的皇帝夢，愈做愈濃，又得了上海黨人失敗的消息，膽子更壯。過了幾天，民意的製造，已經完成。參政院接着各省國民代表大會報告，計代表人數一千一百九十三人，投決定國體票，全數贊成帝制，并推袁大總統爲中國大皇帝，隨即轉呈，并恭上推戴書。世凱尙假惺惺謙讓了一次，及二次推戴，則公然承認帝制，而預備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了。自是籌備登極大典，極其忙碌，弄到滿城風雨。尤其是籌安會六君子及十三大保，精神更爲興奮，等待封侯受爵，過那富貴榮華的生活，那知世凱的龍袍尙未加身，而反對帝制的通電，突然自雲南發來，袁皇帝及一切佐命功臣，都相顧失色，於是

元旦登極的預備，又有一番周折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冀北尋花松坡自晦 雲南倡義洪憲無光

卻說世凱接到雲南反帝制的來電，如聞霹靂一聲，心膽俱碎。這電是何人所發的呢？就是前雲南都督蔡鍔到雲南，與唐繼堯等商定獨立辦法後，即用繼堯等的名字，對世凱發出類似「哀的美敦書」意為最後的通告式的通電了。原來這蔡鍔是湖南寶慶縣人，原名良寅，字松坡，曾在

日本陸軍學校畢業，歷任軍事要職。辛亥雲南光復，公推為雲南都督，甚得民心。世凱深知他抱不羈之才，而且堅忍卓絕，忌之甚，故於翦除民黨都督後，召之入京。蔡鍔知道那時的世凱，勢難與抗，

不如且保一片土爲將來計，便請調貴州都督唐繼堯繼任，世凱以爲繼

堯年輕，較易應付，故允其請。

蔡鐸遵命赴京，

世凱任以種種要

職，以爲籠絡，

蔡鐸也察得其

情，一味交遊豪

貴，縱情聲色以

自晦。帝制運動

起時，蔡鐸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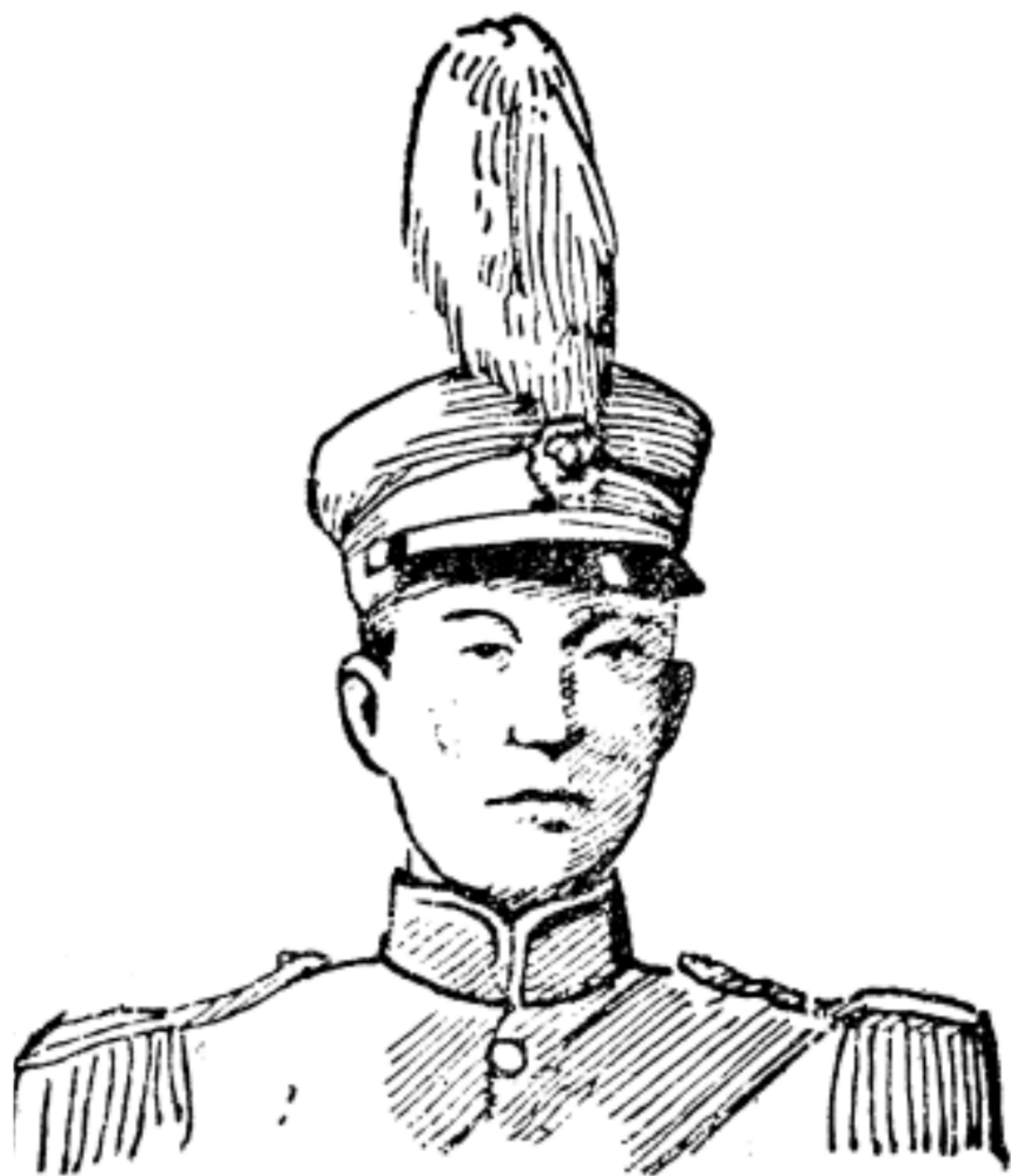


圖 五 蔡 鐸 像

簽名贊成。暗中卻遣王伯羣回雲南，和唐繼堯商議籌集軍實，以備舉義。迨伯羣回京，報告雲南實況。蔡鐸知可以發動，便想設法脫身。世凱探得蔡鐸有與民黨通消息的形迹，便令吳炳湘搜其住宅，因查無所得，又詭言誤搜以安其心。蔡鐸此時，表面上裝作毫不介意，仍沉溺聲色，和妓女小鳳仙打得火一般熱，以爲掩飾。又聯合許多軍人，聯名上書勸進，世凱才比較安心下來。蔡鐸從此便設法離京了。有一天，蔡鐸僱着一輛摩托車，挈小鳳仙上車同坐，招搖過市，行至前門外面某京菜館，與小鳳仙下車午餐，餐畢，兩人出門，緩步行至車站，蔡鐸忽接入人叢中，買了兩張車票，偕小鳳仙上京津火車而去。世凱得此消息，復遣密探到津監視。蔡鐸到津後，本擬南下，後察知有偵探日夕跟隨，南下恐有危險，乃與小鳳仙約定，獨自一人於夜間

改裝潛出，搭日本輪船山東丸，直往日本。到日本後，一面仍遣王伯羣回雲南，將所在地及計畫，告訴繼堯和各軍官。一面託名養病，致電世凱請假。他在日本勾留不久，便準備繞道安南回滇。動身時，仍託留日朋友，用自己的名字，不時拍電世凱，報告病狀，掩飾痕迹，以便到雲南有從容預備的時間。

繼堯在昆明，得着王伯羣回滇帶來的蔡鐸手書，便照他信中指示的步驟及方法，先在混成團本部，召集各軍官會議，準備討賊。十二月十七日，李烈鈞奉了孫中山先生的命，偕方聲濤龔振鵬，首先祕密到昆明。次日，繼堯邀雲南軍官與李烈鈞等，在忠烈祠開會，討論進行方法。議決四項：一、增加兵力；二、籌畫軍費；三、補充軍械；四、調遣軍隊。布置就緒，專候蔡鐸來滇，即行首義。是日繼堯接得

北京袁家陸海軍統率辦事處來電，略云：『倘有亂黨赴滇，或猝生擾亂，准唐繼堯便宜處置。』繼堯閱畢，知道北京已有所聞，恐蔡鐸前來時，沿途有險，急令劉祖武保護。已而果然查得世凱已密令阿迷縣知事張一鯤，相機暗殺過境民黨要人。繼堯又令祖武等候蔡鐸到境，親身送至省城。時一鯤知道事已洩漏，想潛行逃遁，但卒被祖武拿獲槍斃。

二十日，蔡鐸帶同前貴州巡按使戴戡，及劉雲峯殷承燾楊益謙，由祖武護送到昆明。次日，大開會議，蔡鐸報告：『外交緊急，國脈已經中斷，首義萬不可緩。』衆人無不慷慨激昂，請即日宣布獨立。二十三日，用唐繼堯任可澄的名義，致電世凱，請速取消帝制，并誅帝制禍首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限二十五日上午以前答覆。到了

二十五日那天，卻未得正式答覆，即于二十五日，宣布獨立，繼堯被舉爲都督，以中華民國討逆軍名義，檄告天下。旋改討逆軍爲護國軍，舉蔡鍔爲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爲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唐繼堯爲護國軍第三軍總司令，命任可澄戴戡爲左右參贊。第一軍總司令蔡鍔，率師向四川進發，分取敘州瀘州重慶等地，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率師直趨南寧，會同桂軍，分取湖南廣東，第三軍總司令唐繼堯，坐鎮雲南，調兵出貴州，取湘西。各種布置，井井有條，從此就照着這種計劃，猛厲進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滇黔桂粵相繼稱兵 浙秦川湘先後獨立

卻說自雲南舉義後，各省討袁軍都躍躍欲動。尤其是貴州一省，它與雲南相連，且已早有聯絡，所以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黔省在那時，預備未周，不敢遽行響應。并且世凱曾飭令署理按察使劉顯潛，會同護軍使劉顯世，派兵分防，靜待援軍。顯世就乘此機會，致電世凱，假說：「督師攻滇，缺乏軍餉，請即撥發，以便進攻。」世凱未知其偽，覆電允諾。後滇軍陸續至黔，局勢穩定，那顯世向世凱騙得之軍餉，亦已匯到。顯世乃無所顧慮，遂於二月二十七日，宣布獨立，獨立後，顯世以都督兼領貴州總司令，分遣所部，一出湘西，一出四川，均與滇軍取犄角之勢。

世凱聞貴州獨立，即褫奪顯世官職，嗣復任龍觀光爲臨武將軍，兼雲南查辦使，即速率兵由粵入滇，觀光至南寧，即令李文富黃恩錫

張耀山、呂春綰等，分別率兵入滇，由龍體乾統之。又另遣朱桂英率兵千人，入窺黔邊，牽制黔軍援滇，觀光仍駐節南寧，滿望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不料龍軍正在進攻之際，陸榮廷忽令馬濟率游擊隊與滇軍合作，致令龍軍全潰，槍械被繳。看官！你道陸榮廷爲何如此？原來滇黔獨立，已先後使人往說榮廷援助，榮廷深納其意，祇以財政支絀，不能不稍爲等待。榮廷又以子裕勳尙在京，充作世凱的侍衛武官，恐爲所害，因託言已病，請世凱令其子歸。後裕勳在歸途中被害，榮廷憤甚，獨立之謀益決，但軍費無着，因僞稱願督師征黔，先向中央要求軍餉百萬，快槍五千枝。世凱允其所請，且授爲貴州宣撫使，令他即日赴黔，相機勦撫。榮廷已接京電，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獨立。并下動員令，飭馬濟率游擊隊六千，星夜前攻百色。託名攻

滇，實則暗斷龍軍歸路，所以觀光一敗塗地，不能不遵命繳械了。那時候，榮廷在事實上已與世凱爲敵，所以索性於三月十五日，宣布獨立。又以粵之與桂，關係密切，特先詒書粵東，勸龍濟光一同舉義。濟光不從，榮廷便下令東指，踰柳江，入潯江，馳抵梧州。命第一師第二旅長莫榮新爲先鋒。進臨肇慶，第二師長譚浩明，直趨欽廉。并電雲南護國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及師長方聲濤張開儒東出，會師北上。於是榮廷的聲勢，就浩大了。

桂軍已壓迫廣東，那效忠世凱的將軍龍濟光，就非常惶恐，因爲廣東是革命黨的生長地，自滇黔獨立以來，廣東境內的討袁軍，如風起雲湧，就中最著名的，有朱執信鄧鏗軍、陳炯明軍、徐勤軍，魏邦平軍，林虎軍，葉夏聲軍，何海鳴軍，李耀漢軍，陸蘭卿軍等。

你佔一城，我奪一邑。既而團長莫擎宇獨立潮汕，鎮守使隆世儲，道尹馮相榮，獨立欽廉，把廣東弄到四分五裂，濟光只得死守孤城，等待北方派兵來援，今桂軍又直逼肇慶，濟光自然更加慌張起來。四月四日，寄泊省河之寶璧江大江固等艦，忽被革命黨佔奪駛去；也有軍隊高懸旗幟，上面寫着「候龍濟光張鳴岐獨立」的。濟光曉得民心已去，乃電請北京，請示辦法。世凱以「獨立擁護中央」六字電覆。濟光得此祕訣，就宣布獨立，自爲都督。但獨立之後，濟光之猜忌黨人，防範黨人，仍與前時一樣。各方觀此情形，一面要求濟光退位，一面準備以武力對付，時局又趨緊張。乃由譚學夔代表龍濟光，邀徐勤到省，先行疏通意見，并邀同警察廳長王廣齡，及廣西代表湯覺頓等，在海珠水上警察署開會議。時濟光派統領顏啓漢等赴會。不料會議才

閉，啓漢的衛兵，卽開槍轟擊，覺頓學夔，被擊殞命，王廣齡因傷繼斃，徐勤僥倖走免。陸榮廷梁啓超得此消息，怒不可遏，便欲由肇慶驅兵進迫廣州。幸張鳴岐譚學衡往返磋商，結果協定辦法：一、令龍濟光出師北伐，未出師之前，仍留任都督；二、另設治理兩廣之機關，推岑春煊爲主任；三、槍斃軍務幫辦蔡乃煌。因爲乃煌係世凱的走狗，暗中阻撓廣東獨立的。這種協約簽定，濟光乃槍斃乃煌。那治理兩廣的機關，就叫做兩廣都司令，沒有許久，也組織起來，推岑春煊做都司令了。

粵省獨立後，那浙江陝西四川湖南，也相繼獨立。就浙江來說，旅長童葆煊等，於四月十二日，驅逐將軍朱瑞後，就宣布獨立，推屈映光爲臨時都督，煊葆爲總司令。繼起獨立者，有旅長周鳳岐，浙江

外海警察廳長王萼宣，嘉湖鎮守使呂公望，台州鎮守使張載揚等。但映光的獨立，實非誠意，仍暗中與世凱通款曲，所以周鳳岐等羣起反對，并宣布其罪狀。映光以各方之迫，日甚一日，乃於五月五日辭職，各方公舉呂公望爲都督，浙局乃定。就陝西來說，陝北鎮守使陳樹藩，於五月九日，宣布獨立，分兵進逼西安，將軍陸建章遣使請和，遂公推樹藩爲都督，陸承武爲陝西護國軍總司令，建章則自行解職他去。在四川則將軍陳宦，因四川第二師長劉存厚，已與滇軍合作，而外間復紛紛促其獨立，形勢危迫，乃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於五月二十二日宣布獨立。那湖南將軍湯薌銘，則因桂軍深入湖南，湘西各都邑宣布獨立者，又接踵而起，不得已於五月廿九日宣布獨立。

除了上述八省獨立之外，還有革命黨人，在江蘇湖北安徽奉天江

西福建等省，圖謀獨立。那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居正，又在山東攻佔十餘城，迫將軍靳雲鵬，要求世凱退位。滿天風雨，澎湃欲來，弄到世凱寢食不安，倉皇無措。但是帝制傾覆得這樣快，推究其原因，還是由於世凱的軍事失敗。

究竟袁家軍如何失敗？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護國聲高蜀中劇戰 討逆軍起湘澤交鋒

卻說世凱自得到雲南警訊，便在豐澤園開御前會議，從龍諸臣，都主張開兵去打。一月四日，又在統率辦事處，召集軍事會議，決定分三路進兵：川一路，湘一路，桂邊一路。川湘西路的軍隊，暫由第三師全部，第六師第七師各一部編成之，以曹錕爲總司令，馬繼增爲

第一路司令，根據地在常德。張敬堯爲第二路司令，根據地在重慶。桂邊一路之軍隊，由粵桂兩軍合組之，以龍覲光爲總司令，根據地在南寧。但是世凱在桂邊一路之軍隊，因龍覲光諸部，在南寧被陸榮廷截擊繳械，此一路的軍隊，已完全消滅。所以袁軍與護國軍的戰事，祇有在川湘兩路了。

滇黔護國軍攻川的布置，實分爲三路：以趙又新領第二梯團，顧品珍領第三梯團，爲中路主軍，出水寧，取瀘州。以劉雲峯領第一梯團，率楊綦鄧泰中兩支隊爲左翼，取敘府。唐繼堯命戴戡統率部將，進窺綦江爲右翼。一月中旬，滇軍分道出發。十七日晨，其第一梯團團長劉雲峯，第二支隊長楊綦，率所部行次滇川接壤的新場，與北軍交綏，屢戰屢勝。十八日佔領橫江，二十日奪獲敘州。二月三十日，

因馮玉祥軍迫近敘州，滇軍與戰不利。故三月三日，敘州復被馮軍奪去。滇軍左縱隊，復於十八日驅逐在敘馮軍，將敘州府恢復。此後戰事，遂着着進展。這是護國軍左翼攻川的戰況。其進攻瀘州的軍隊，則分爲西南兩面：自西面攻瀘者，係佔領敘州後第一梯團的兵，由南面攻瀘者，爲劉存厚響應的兵。二月間，護國軍與袁軍激戰多次，互有勝敗，至三月五日，蔡鍔始攻破瀘州。是役兩方軍隊，各達數萬，戰線延長百餘里，死亡各至千餘人，實爲出兵以來的大戰爭。瀘州已下，袁軍來援益衆，滇軍因軍火不繼，不得已退出瀘州，然不久滇軍復先後攻下江安納溪。故二十三日以後，反攻瀘州益急，兵數約一萬五千。袁軍接戰數次，皆大敗，瀘州幾乎攻下。是役袁之川湘總司令曹錕，親自督師，因不明地勢，陷入重圍。張敬堯聞之，即派兵一團

往援，諄諄囑道：「爾輩如不能救出曹錕，即不許歸。」該團奉命而往，見敵陣嚴密，遲遲不敢向前，敬堯大怒，欲盡殺之而未行。乃另派一團往，其叮囑如前。既而全團覆沒，敬堯更憤，乃親身率衆往救曹錕。那時槍砲交作，敬堯所騎的馬，三死三易，曹錕卒被其救出。但袁軍精銳，喪失過半，亦已無能爲了。這是護國軍中路攻川的戰況。至那護國軍的右翼，雖曾佔領綦江一次，但終不能進展。總之川中戰事，始則護國軍長驅直進，處處得手。繼而曹錕張敬堯馮玉祥等率兵馳至，護國軍即改攻爲守。後因川省各地，漸次獨立，袁軍窮於應付，故護國軍復反守爲攻。陳宦之不能不宣布獨立，就是這個緣故。

雲南護國軍的計畫，本注重攻川，入湘之一路，本爲牽制袁軍之

用。其後護國軍都司令部及軍務院相繼成立，陸榮廷統大軍北伐，道出湘省，湘省遂爲戰事的要衝。原來黔軍司令王文華，率軍入湘後，連戰皆捷，佔領晃縣、洪江、黔陽、鳳凰、乾縣、沅縣、麻陽等地。後因袁軍司令周文炳，攻奪麻陽，湖南第三旅長胡叔騏，攻克綏寧，於是洪江黔陽之黔軍，乃不戰自退，改道湘南以趨寶慶。己而桂軍大舉入湘，與望雲亭聯合進討。行至祁陽白水，與倪毓棻軍遇，敗之，進克祁陽。再與倪軍遇於飛龍嶺下，又大敗之，倪軍退守衡陽。五月上旬，桂軍佔武岡，克寶慶，十七日又克新寧，十九日衡陽宣言獨立，次日，榮廷入衡陽。後此雖戰雲日密，時有接觸，那湘省獨立，已日就成熟，戰事也從此終了。

那時候袁軍在川湘之戰，已經着着失敗，各處宣布獨立者，自然

是接踵而來，世凱的命運，就岌岌乎危殆，而有難逃天誅之勢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帝制銷沉羣小鼠竄 共和再造元兇身亡

卻說帝制決定，世凱原擬民國五年元旦登極，嗣因雲南獨立，祇得將民國五年，改爲洪憲元年，登極則展至二月六日。不料護國軍着着進攻，聲勢浩大，各省又漸次搖動，所以登極一事，弄到無期的延緩下去。後來新華宮中，連接各省失敗的電報，世凱已異常愁悶，接着五大國公使，又親到外交部，請轉勸世凱，趕緊取消帝制，以免亂事久延，世凱更氣得發昏。然猶以爲長江一帶，都是幾個心腹要人，諒還不至動搖。詎料這天忽然接了一道長電，具名的，乃是江蘇將軍

馮國璋，江西將軍李純，山東將軍靳雲鵬，徐州將軍張勳等，合詞勸他從速取消帝制，口氣之間，很爲嚴厲。世凱看完，彷彿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忙叫人去傳六君子及十三太保來問計，等了半天，差去的人回來報說：『有幾個已經躲往天津，其餘有請假的，有生病的，大概都以閉門羹相待。』眼見這御前會議開不成了，世凱只得叫克定往天津，請了徐世昌，復由世昌請出段祺瑞來，商議撤銷帝制事。

次日，便開了一個大會，徐段均到，世凱把宗旨宣布，衆人都俯首無詞。當由王式通擬了一道撤銷帝制的命令，斟酌再三，才於三月二十二日，正式發表。同時并廢止洪憲年號，仍稱中華民國五年。世凱復令將原日推戴書，繳還代行立法院。并檢出宮中帝制文件，共八百四十通，一籮腦兒塞入爐中，付予祝融氏收藏。這都給火燒掉了。再命袁乃寬

檢出各項御用品，一併銷燬。可憐自民國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止，統共享了八十二天的屋裏皇帝，使烟消雲散了。時世凱解除國務卿陸徵祥的兼職，令世昌復任。并通令各省大吏，銷燬推戴書與代表名冊，并徵求其意見，限二十四小時內答覆。已而各省覆電，陸續發表，都是語意和平，江蘇將軍馮國璋，且說：「撤銷帝制，是現時救急良法，嗣後長江一帶，可保無虞，」云云。獨有黔滇桂三省，置之不睬。世昌又輾轉託人從中探詢意見，才由蔡鐸唐繼堯等，提出嚴厲條件，大旨是非世凱退位，及誅戮楊度段芝貴等一班禍首，不肯罷手。世凱當然不能允諾，但也無法對付。後來世昌想用各部總長的位置，來籠絡蔡鐸戴戡梁啟超等，豈知電報發出，沒有一個肯來就職的。世昌無法，只得再請世凱邀段祺瑞登台，實行

責任內閣。此種辦法，雖然仍不足以收服人心，但祺瑞與國璋，本是多年同袍至好，今見老友慨然出山，不得不爲他幫忙。當即提出議和條件，電達各省，請派代表赴南京會議。但是他第一條乃是保留袁總統現在的地位。所以各省代表到齊，議了兩次，都不肯通過。

原來這南京會議將開的時候，南軍方面，已組織有軍務院，以爲討袁的總機關。接着陝西將軍陸建章，鎮守使陳樹藩，宣布陝西獨立，山東將軍靳雲鵬，勸袁退位。中央交通兩銀行，宣布停止兌現，惹起金融的恐慌。而且全國的警電，紛達京師，不是痛罵，就請退位。害得世凱又氣又愁，急成一種尿毒症。每遇小便，非常痛苦，延醫服藥，毫不見效。到了五月二十二日，將軍陳宦，宣布四川獨立。二十九日，將軍湯薌銘，宣布湖南獨立。世凱更氣憤填胸。因爲陳宦

爲世凱的得意門生，係經他一手提拔的。薊銘也是世凱的私人，今皆如此，那不獨是衆叛，而且是親離了。世凱所染的尿毒症，至此復變成屎毒症。每屆飯後，必腹痛甚劇，起初下毒物如泥，繼即便血，從此病勢日重，昏迷不醒，到了六月五日，便在新華宮內嗚呼歸天了。時年五十八歲。

世凱既沒，黎元洪以副總統的資格，依法繼任大總統。十一日，中山先生電請黎大總統，從速恢復約法，召集國會。十九日，軍務院也致電黎大總統，要求四事：一、恢復約法；二、召集國會；三、組織正式內閣；四、懲辦帝制罪魁。已而黎大總統容納中山先生的主張，恢復約法，召集國會。中山先生乃分電舉義各黨員，按兵勿動，祇可維持地方秩序，靜候解決。南方軍務院也宣告撤銷，開進川湘各

軍亦陸續撤退。各省獨立，以次取消。討袁事件，就此了結，民國的招牌，也重新掛起來了。

葉聖俞主編 國民說部總目

第一集 國民歷史集

徐忍茹
林一厂 校訂

- 上古演義 鍾祖辰編
 秦漢演義 胡亞東編
 魏晉六朝演義 許息庵編
 隋唐演義 符懋德編
 晚唐演義 符懋德編
 五代兩宋演義 王息庵編
 元史演義 王息庵編
 明史演義 王息庵編
 清史演義 王息庵編
 清季演義 王息庵編

第二集 國民革命集

徐忍茹
湯增璧 校訂

- 孫中山先生傳 劉憲英編
 民國紀元 沈裕民編
 救國津梁 鍾公任編
 討袁記 鍾公任編
 光復記 劉憲英編
 護法記 劉憲英編
 北伐記 沈裕民編
 十二忠烈傳 王樹滋編
 建國三先烈 王樹滋編
 革命三十傳 黃振亞編

第三集 國民地理集

張炯
鍾顯秀 校訂

- 地球來歷 鄧啓東編
 全國展望 鄧啓東編
 錦繡江南 紹台編
 平浦道上 紹台編
 長江流域 桂芬編
 隴海道上 許逸超編
 白山黑水 許逸超編
 西北遊記 許逸超編
 閩浙自思 李旭其編
 西南遊記 李旭其編

第四集 國民名人傳記集

張炯
徐逸樵 校訂

- 萬世師表的孔子 金燧編
 復國感國的勾踐 宗秉新編
 威震西域的班超 東若編
 昌明女德的班昭 章植編
 西遊取經的唐僧 魏輝編
 抗金護宋的李綱 李仲融編
 憂思報國的岳飛 徐期秋編
 成仁取義的文天祥 李仲融編
 抗英拒毒的林則徐 孫毓麟編
 行乞興學的武訓 徐期秋編

第五集 國民健康集

胡定安
郝更生 校訂

- 白衣姑娘 陳邦賢編
 寶寶 郭象伊編
 喫與喝 黃長才編
 失眠恨 陳仲公編
 人前門守 李紫衡編
 強身強種 陳仲公編
 自強不息 劉漢明編
 學生考務記 朱章賢編
 急就術 朱章賢編
 海林良藥武 陳叔泉編

第六集 國民生產經濟集

曹贊成 校訂

- 經濟致富記 葉新明編
 黃金夢 張宗漢編
 農商歸國記 劉家傑編
 桃江境 葉定安編
 田家樂 歐先哲編
 王先生遊記 袁炳昌編
 吃飯難 蕭抱堅編
 悲歡離合 徐鍾渭編
 愛鄉記 張振玉編
 王霞緒編

第七集 國民政治集

孫孟武校訂

民衆救星

青天白日滿地紅

國際春秋

李三求知記

張生輝光記

張志誠論政

學徒問難記

李博士外傳

苦鬥成功史

村農問政

第八集 國民防衛集

馬宗榮校訂

愛國青年

村農問政

父子英雄傳

好兒當兵

人間天上

村防災記

章育才編

于履康編

儲玉坤編

汪德裕編

薩師烈編

朱元懋編

趙非蘇編

趙非蘇編

周大鐘編

莫寒竹編

第九集 國民科學集

薛德煊校訂

氣象與人生

動物自衛術

光榮的蘇

維他命

萬能的水

電世界

酒精害

人種改良

草木花卉

雞生蛋蛋生雞？

第十集 國民生活集

金峻軒校訂

幸福的家庭

人人樂

光明之詩

除舊佈新

老少無欺

醉筵杯

穆風鳥俗

陳仲公編

繆維水編

尹國鈞編

薛任編

常伯華編

王伊復編

總瑞編

陳仲公編

陳瑞木編

顧復德編

余之介編

余之介編

周大鐘編

周大鐘編

周大鐘編

田康編

林佛慈編

本書作者版權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國民說部第二集之四

討袁記

(414-2,1)

實價國幣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

編著者 鍾公任

主編者 葉楚傖 陳立夫

校訂者 徐忍茹 湯增璧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本局

南京河北路意家巷口